

草根秀

六叔在土地上歌唱

王国梁

六叔是我的一个本家叔叔，排行老六，小名叫“六儿”。六叔人勤快能干，长得也帅，而且歌唱得很不错，曾经在我们小村里拥有众多“粉丝”。

六叔一般都是在干农活的时候唱歌。那时候大家在一起干活，干累了，就有年长的伯伯招呼六叔：“六儿，唱个歌吧！”大家纷纷坐到地头，叔叔伯伯们点上一袋旱烟，准备听六叔唱歌。妇女们也放下锄头，围了过来。孩子们更是撒了欢，终于要歇会儿了，还有“精彩大戏”可以欣赏。

六叔站在高一点的田埂上，大家把他围在中间。他唱歌的时候，喜欢昂着头，只要他把头一昂，大家立即安静下来。六叔唱歌不用清嗓，一开口就是清亮亮、脆生生的歌声。他的好嗓子是天生的，嘹亮，圆润，富有磁性。

他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大家都说他的声音像蒋大为，我觉得比蒋大为唱得更有味。真到了桃花盛开的季节，六叔就在桃园里唱，有景有情，歌声当然比蒋大为的好听。后来，他还唱流行歌曲，唱《黄土高坡》《信天游》，唱得好极了。天地是舞台，白云清风当背景，流水伴奏，鸟儿伴唱，歌声怎能不天籁一般好听？

六叔说，干活累了唱，唱歌就不累了；干活干得高兴了，唱唱歌就更高兴了。干活还能干高兴了？六叔说，可不嘛。勤快的六叔，从来不把劳动看成枯燥的事，而是一种享受。其实歌舞都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人们一边劳动，一边载歌载舞，缓解疲劳和单调，也表达愉快的心情和美好的向往。六叔唱歌也是这样，发乎自然，所以歌声纯朴动听。

六叔凭借他的勤快朴实，还有动听的歌声，娶到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六婶曾是他的歌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粉丝”。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多年里，一家人和幸福。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里的男人们纷纷奔向了远方的城市。他们把土地丢给妻子和父母，义无反顾地去城里打工，说是拼上几年就能把新房子盖起来。六叔也禁不住诱惑，终于跟着大部队踏上了打工之路。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六叔没回家，说是车费太贵，车票不好买。我问和六叔一起打工的大伯，六叔在城里还唱歌吗？大伯哼了一声，说，哪还有心思唱歌？我明白，他们背井离乡，脚下没了故乡的土地，即使唱歌，歌声也是单调的，嘶哑的。

六叔异乡打工的日子里，小村庄少了歌声，寂寞了很多。人们经常念叨，那些打工的人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后来的日子，乡亲们在家乡开始扣大棚，种西红柿、黄瓜、草莓。他们在土地上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照样赚回大把的钞票。

没多久，六叔以及那些在城里打工的人都纷纷赶了回来，重新回到土地上。

田野里又热闹起来，六叔久违的歌声也响了起来。还是那么好听！天地是舞台，清风白云当背景，流水伴奏，鸟儿伴唱，六叔在土地上歌唱！

只有在土地上，六叔的歌声才是最动听的。



大眼界

凉拌夏天

张金刚

夏日已至，被高温蒸熏的人们，会对满桌的热菜饭毫无食欲。此时，“凉拌”便成了热宠。绯红的西红柿、翠绿的菜豆角、茄紫的包心菜、乳白的莲藕片……靓丽的色彩，荟萃混搭，清新如画，成为打开炎夏味蕾的“金钥匙”。

菜园，高高搭起的黄瓜架、豆角架，绿叶繁密，藤蔓勾缠。在粘刺的藤叶间躬行，豇豆碧绿荚长豆鼓，黄瓜墨绿布刺顶花，随手摘下，便可入菜。挑拣小捆儿光滑、匀溜的豇豆，择好洗净，放入开水中，加碱焯煮片刻，待微香四溢、豆荚翠绿，取出过水拔凉。一根根整理码顺，置于案板之上，切成均匀的小段儿装盆。借流水搓掉黄瓜刺儿，冲净；横刀在案板上啪啪纵拍，瓜身酥裂，绿瓤绽出，立刀切碎装盘。拍黄瓜，动作麻利流畅、率性自由，颇为享受。

拌豇豆、拍黄瓜，拌法简单相似。加入蒜末、姜粉、精盐、味精，泼浇上炸好的花椒油或辣椒油，听得噼啦一声，一时麻辣鲜香弥漫散去；滴点香油、调入香醋，随意搅拌，即可上桌。色泽碧绿，清脆爽口。抑可佐拌粉丝、凉粉，或者麻酱调拌，清热解暑，利水开胃，滋味美极。

蓬勃夏日，扎堆奉出各色果蔬，琳琅满目。慵懒的人们，何不动手凉拌“碗菜”，绝对简便又养眼。主角黄瓜自不必说，切丁、拍碎皆可。银耳用水发泡，柔嫩舒展；黑木耳清水泡开，开水飞焯；结球紧实的紫甘蓝，层层剥开洗净，统统恣意撕扯成碎片。发好的腐竹，切段；煮好的鹌鹑蛋，剥皮；花生米，或油炸，或盐煮；西芹，或水焯，或生切。

配料备好，开拌！悉数装入玻璃器皿，放上葱姜蒜，小番茄，先行搅拌。取味精、精盐少许，食醋、白糖适量，另碗调成糖醋汁；浇入菜中，再次调拌。锅放油，加热至四成，放入干红辣椒，炒至棕红呛鼻，迅速泼入碗中，三次拌匀。

捧碗在手，如是欣赏一幅抽象水彩，进行一段味觉体操。黄瓜，碧绿新鲜，脆爽生津；银耳，白楞透亮，薄脆爽滑；木耳，褐黑闪亮，味淡微香，滑溜清口；腐竹，色泽黄白，豆香微微，劲道有力；甘蓝，紫红如茄，叶肥脆生；西芹，脆嫩翠绿，气味芳香；小番茄，迷你红艳，甘甜多汁。举箸食之，酸甜爽口，营养丰富；嚼之有声，咯吱咯吱，别有情趣。这碗菜，随性而生，多彩味美，让夏季的闷热一扫而空。

盛夏适宜食面。细长的手擀面，不再原汤而食。清水煮了，凉水拔泡。黄瓜擦丝，加盐放水调醋成汁；瘦肉切丁，放油加酱制成炸酱；番茄鸡蛋，炆锅翻炒加汤成卤。挑面入碗，凭喜好拌上各种卤料，吸溜吸溜，大快朵颐，甚是爽快。

苦瓜，亦名凉瓜；听之清爽，食之败火。苦瓜去皮、掏瓤，切成细丝，水焯拔凉，配料搅拌；抑可冷藏，加冰加糖食用。虽然苦瓜体表那瘤状突起，不甚美观、入口微苦，但以其可清心聪耳明目、祛火解毒美颜而颇受欢迎，美其名曰“君子菜”、“红姑娘”。

还有凉拌葱头，新鲜脆嫩，酸辣适口；凉拌豆芽，香脆清爽，营养丰富；凉拌粉皮，劲道爽滑，盛夏佳吃；凉拌海带丝，清凉咸鲜，别有风味……生拌、熟拌、荤拌、素拌，辣拌、清拌……整个夏日，极具创意的各种凉拌菜蔬，丰富餐桌、调和心境，拌出多彩生活，拌出清爽一夏。

心理课

我不需要你的安排

刘秀竹

他坐在法拉利的驾驶座上，睥睨地斜过车窗外一眼，我看着那车拉风地从我身边驶过。我相信我一定出现在了它那睥睨一眼的视线中，同时我也相信那一闪而过的一眼中也没有让他对我留下任何一点印象。

那是一辆这个城市街头驶过的独一无二的车，他的23岁生日礼物，来自于巴黎。是他的爸爸用欧元买给他的。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话里是有一点骄傲的语气的。

如他睥睨的一眼一样，他用带一点嘲讽的口气说：他们希望这礼物能刺激我去工作，让我按照他们的想法逐渐接手家族产业。他弹一下烟灰，笑了。这笑告诉我：“我不感兴趣。”首先接手家族产业不是他的兴趣，其次，他离他的理想已经太遥远，他也早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追赶。

他叫鹏（化名）。最初的出生，被父母赐名为鹏，可以想见在父母的心中，他被寄予了鲲鹏展翅翱翔的希望，这希望除了象征了父母对于生活的追求之外，其实上面也说明不了，对他也不会有除了是个名字以外的任何的意义。

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身边一对不算年轻的夫妇在交谈孩子的未来，其中的妻子说：我要他一定要在高二的时候考托福，从现在开始我要把他的规划设计好，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哪个假期学哪些东西。给他设计两套人生规划，一套是留学海外的，必须保证他的托福在高二的时候达到标准要求，如果走国内高考，那大学的目标必须是清华、北大。

我终于没忍住问了她一句：请问孩子今年上几年级？她回答我说：上初一。

当时我却想起自己的孩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与我的相处模式：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在那句话的前边加一个“不”字，然后把那句话重说一遍；如果我说的话里有不、别、没等否定的字样时，他就会把那个否定的字词去掉再重说一遍。有的时候这样的相反的重复的语言游戏一天能来好几轮，也不为将语言的内容变为现实的行为，就为说而说。这样的对话每天都要进行好几轮，他好像深深地沉迷在其中，乐此不疲。我觉得他把我们彼时的关系带进了一种游戏的状态中，一种语言的游戏。这游戏的实质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我不需要你的安排！

容（化名）今年刚刚初中毕业，以中考完败的姿态进入新的暑期。她的爸妈都是市内有名的工程师，他们期望自己的女儿将来也能成为一名工程师，至少要比她的爸妈要强一些才好。然而容自己喜欢美术，刚刚进入初中学习的时候，她曾经开口对父母表露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得到机会学习专业的美术知识，为将来进入清华美院做准备。但这一要求刚一提出来就被否决了，因为她的父母认为，她不能走艺术的道路，那不适合她，也不适合他们家。在初中的最初两年里，容反复地跟自己的父母说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但都被他们无情地拒绝了，于是容只能用业余时间学习自己的爱好，有时候弄得太晚了，第二天只好在课堂上睡觉。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容的成绩逐渐地坏下去，直到中考，也没有任何起色。